



一片兵心在乌蒙

——走近贵州威宁籍退伍老兵

■文 豪

习惯了日落而息的农家，灯光彻夜长明。

奔赴高原部队服役，姬田文第一次感到自己和别人不同。随着海拔一点点上升，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或多或少有了高原反应，姬田文却没有感到太多不适。

“扛苞谷、背洋芋，上山放羊，林中砍柴，这就是我们的童年。”从小成长于高海拔地区，让姬田文拥有比同龄人更强健的体魄，高原适应性更强。

乌蒙山沟壑纵横，很多农作物难以生长，洋芋、荞麦却在这里顽强扎根。在姬田文看来，这恰如“威宁兵”的性格。

1987年，经过6年军旅历练，“长了本事”的姬田文退役回到威宁，来到当地基层武装部工作。那时候，征兵宣传靠“一张嘴”，只要有机会，姬田文便见缝插针宣传国防知识，鼓励适龄青年参军入伍。

“我就是在大伯的影响下当兵的。那年他穿着一身旧军装到我屋头来，好威风！”姬田文的侄子姬正龙，是全村第一个提干的兵。退役后，他追随大伯的脚步，加入义务宣传国防知识的队伍。

宣传国防知识，姬正龙不用“说”而是用“唱”的。《小白杨》《军中绿花》……在中小学校的讲台上，在云雾缭绕的山谷间，在挖洋芋的田地里，他一次次唱响军歌，点燃青少年心中的英雄梦。

多年过去，如今在威宁，宣传国防知识的方式早已从走村入户变为立体式传播——街巷里醒目的爱国拥军标语，许多人家门口悬挂的“光荣之家”牌匾，展示威宁籍立功官兵事迹的荣誉墙……踊跃参军入伍在这里已蔚然成风。

2021年，毕节市选派“兵校长”投身中小学国防教育，威宁率先响应。全县300余所学校聘请442名功臣模范、优秀退役军人、专武干部担任“兵校长”，姬田文和姬正龙，都在这支队伍中。

去年，姬田文退休了，但他还会穿上那身老式军装，应邀给当地青少年讲国防知识。他告诉家乡的孩子们：“最灿烂的青春，应该投身军营……”

刘伟故作神秘：“我们这条路是‘双河公司’修的！”

“双河公司？没听说过。”

“双河公司的成员就是双河村村民。我们修路的秘诀只有一个：把村里的路，大家的路当作自家屋头的事来搞！”

“这条路是十几年前修的，现在还是这么平整。”在威宁羊街镇双河村采访，该村“兵支书”刘伟用力踩了踩路

面，扭头对笔者说。

抬眼望去，一条小路向远方蜿蜒。路两旁，一排排新居错落有致——路修通后，不少村民把家搬到这里。

时间回到十几年前，那时双河村没有一条像样的路。

“汽车开不进来，人走上泥巴甩到裤腰上。路是给人走的、给车跑的，走不了人、跑不了车的路，算什么路嘛！”提起当年的双河村，刘伟一连说了3个“太惨喽”。

因为交通不便，尽管双河村村民勤劳坚韧，干起农活来从不惜力，可每年丰收时节，总会有不少农产品运不出去。

“2010年1月，老镇长刘重文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回村发展。”接到电话时，在外从事个体运输销售的刘伟，刚把一车水果、蔬菜从云南拉到贵州，在高速路服务区做短暂休整。这份工作，让他获得不错的收入。回村工作收入不如在外跑运输，但刘伟没有过多犹豫：“讲奉献，当过兵的人都有这样的情怀。”

2012年2月，刘伟担任双河村党支部书记。他把双河村在外发展的“能人”都请了回来，在村民大会上共谋未来。

96位村民代表挤满会议室。“有的人好些年没回村，没想到竟然回来了。”当时的村民连连夸刘伟，对那次会议记忆犹新。

先修路——大家的意见一致。刘伟下定决心，3年时间，要让全村通水泥路。

为了修路，刘伟一次次往县里跑，去相关部门联系协调。县里一位领导说：“修路的材料能保障，但施工队伍恐怕怕你们自己找。”

“那我们自己修！”刘伟一口答应。

听说村里要修路，村干部和退役军人带头出工，村民积极参与，水泥路顺利修通。修通的路迎来验收小组，一番检查下来，验收的同志冲刘伟竖起大拇指：“你们这条路找哪家公司修的？很不错咧！”

刘伟说：“这条路是十几年前修的，现在还是这么平整。”在威宁羊街镇双河村采访，该村“兵支书”刘伟用力踩了踩路

面，扭头对笔者说。

抬眼望去，一条小路向远方蜿蜒。路两旁，一排排新居错落有致——路修通后，不少村民把家搬到这里。

时间回到十几年前，那时双河村没有一条像样的路。

“汽车开不进来，人走上泥巴甩到裤腰上。路是给人走的、给车跑的，走不了人、跑不了车的路，算什么路嘛！”提起当年的双河村，刘伟一连说了3个“太惨喽”。

因为交通不便，尽管双河村村民勤劳坚韧，干起农活来从不惜力，可每年丰收时节，总会有不少农产品运不出去。

“2010年1月，老镇长刘重文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回村发展。”接到电话时，在外从事个体运输销售的刘伟，刚把一车水果、蔬菜从云南拉到贵州，在高速路服务区做短暂休整。这份工作，让他获得不错的收入。回村工作收入不如在外跑运输，但刘伟没有过多犹豫：“讲奉献，当过兵的人都有这样的情怀。”

2012年2月，刘伟担任双河村党支部书记。他把双河村在外发展的“能人”都请了回来，在村民大会上共谋未来。

96位村民代表挤满会议室。“有的人好些年没回村，没想到竟然回来了。”当时的村民连连夸刘伟，对那次会议记忆犹新。

先修路——大家的意见一致。刘伟下定决心，3年时间，要让全村通水泥路。

为了修路，刘伟一次次往县里跑，去相关部门联系协调。县里一位领导说：“修路的材料能保障，但施工队伍恐怕怕你们自己找。”

“那我们自己修！”刘伟一口答应。

听说村里要修路，村干部和退役军人带头出工，村民积极参与，水泥路顺利修通。修通的路迎来验收小组，一番检查下来，验收的同志冲刘伟竖起大拇指：“你们这条路找哪家公司修的？很不错咧！”

刘伟故作神秘：“我们这条路是‘双河公司’修的！”

“双河公司？没听说过。”

“双河公司的成员就是双河村村民。我们修路的秘诀只有一个：把村里的路，大家的路当作自家屋头的事来搞！”

“这条路是十几年前修的，现在还是这么平整。”在威宁羊街镇双河村采访，该村“兵支书”刘伟用力踩了踩路

面，扭头对笔者说。

抬眼望去，一条小路向远方蜿蜒。路两旁，一排排新居错落有致——路修通后，不少村民把家搬到这里。

时间回到十几年前，那时双河村没有一条像样的路。

“汽车开不进来，人走上泥巴甩到裤腰上。路是给人走的、给车跑的，走不了人、跑不了车的路，算什么路嘛！”提起当年的双河村，刘伟一连说了3个“太惨喽”。

因为交通不便，尽管双河村村民勤劳坚韧，干起农活来从不惜力，可每年丰收时节，总会有不少农产品运不出去。

“2010年1月，老镇长刘重文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回村发展。”接到电话时，在外从事个体运输销售的刘伟，刚把一车水果、蔬菜从云南拉到贵州，在高速路服务区做短暂休整。这份工作，让他获得不错的收入。回村工作收入不如在外跑运输，但刘伟没有过多犹豫：“讲奉献，当过兵的人都有这样的情怀。”

2012年2月，刘伟担任双河村党支部书记。他把双河村在外发展的“能人”都请了回来，在村民大会上共谋未来。

96位村民代表挤满会议室。“有的人好些年没回村，没想到竟然回来了。”当时的村民连连夸刘伟，对那次会议记忆犹新。

先修路——大家的意见一致。刘伟下定决心，3年时间，要让全村通水泥路。

刘伟说：“这条路是十几年前修的，现在还是这么平整。”在威宁羊街镇双河村采访，该村“兵支书”刘伟用力踩了踩路

面，扭头对笔者说。

抬眼望去，一条小路向远方蜿蜒。路两旁，一排排新居错落有致——路修通后，不少村民把家搬到这里。

时间回到十几年前，那时双河村没有一条像样的路。

“汽车开不进来，人走上泥巴甩到裤腰上。路是给人走的、给车跑的，走不了人、跑不了车的路，算什么路嘛！”提起当年的双河村，刘伟一连说了3个“太惨喽”。

因为交通不便，尽管双河村村民勤劳坚韧，干起农活来从不惜力，可每年丰收时节，总会有不少农产品运不出去。

“2010年1月，老镇长刘重文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回村发展。”接到电话时，在外从事个体运输销售的刘伟，刚把一车水果、蔬菜从云南拉到贵州，在高速路服务区做短暂休整。这份工作，让他获得不错的收入。回村工作收入不如在外跑运输，但刘伟没有过多犹豫：“讲奉献，当过兵的人都有这样的情怀。”

2012年2月，刘伟担任双河村党支部书记。他把双河村在外发展的“能人”都请了回来，在村民大会上共谋未来。

96位村民代表挤满会议室。“有的人好些年没回村，没想到竟然回来了。”当时的村民连连夸刘伟，对那次会议记忆犹新。

先修路——大家的意见一致。刘伟下定决心，3年时间，要让全村通水泥路。

为了修路，刘伟一次次往县里跑，去相关部门联系协调。县里一位领导说：“修路的材料能保障，但施工队伍恐怕怕你们自己找。”

“那我们自己修！”刘伟一口答应。

听说村里要修路，村干部和退役军人带头出工，村民积极参与，水泥路顺利修通。修通的路迎来验收小组，一番检查下来，验收的同志冲刘伟竖起大拇指：“你们这条路找哪家公司修的？很不错咧！”

刘伟故作神秘：“我们这条路是‘双河公司’修的！”

“双河公司？没听说过。”

“双河公司的成员就是双河村村民。我们修路的秘诀只有一个：把村里的路，大家的路当作自家屋头的事来搞！”

“这条路是十几年前修的，现在还是这么平整。”在威宁羊街镇双河村采访，该村“兵支书”刘伟用力踩了踩路

面，扭头对笔者说。

抬眼望去，一条小路向远方蜿蜒。路两旁，一排排新居错落有致——路修通后，不少村民把家搬到这里。

时间回到十几年前，那时双河村没有一条像样的路。

“汽车开不进来，人走上泥巴甩到裤腰上。路是给人走的、给车跑的，走不了人、跑不了车的路，算什么路嘛！”提起当年的双河村，刘伟一连说了3个“太惨喽”。

因为交通不便，尽管双河村村民勤劳坚韧，干起农活来从不惜力，可每年丰收时节，总会有不少农产品运不出去。

“2010年1月，老镇长刘重文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回村发展。”接到电话时，在外从事个体运输销售的刘伟，刚把一车水果、蔬菜从云南拉到贵州，在高速路服务区做短暂休整。这份工作，让他获得不错的收入。回村工作收入不如在外跑运输，但刘伟没有过多犹豫：“讲奉献，当过兵的人都有这样的情怀。”

2012年2月，刘伟担任双河村党支部书记。他把双河村在外发展的“能人”都请了回来，在村民大会上共谋未来。

96位村民代表挤满会议室。“有的人好些年没回村，没想到竟然回来了。”当时的村民连连夸刘伟，对那次会议记忆犹新。

先修路——大家的意见一致。刘伟下定决心，3年时间，要让全村通水泥路。

致敬·心中英雄

4月初，我又一次前往位于新疆伊犁的惠远烈士陵园，看望长眠在那里的战友洪本成。

单说我们是战友，其实并不准确，我和洪本成还有两层很亲的关系：他是我的同乡，也是我的二舅哥。几层关系的叠加，让我对他的感情愈发深厚。

我比洪本成小1岁。1982年，他牺牲时只有21岁。43年过去，我已经年过半百，两鬓斑白，洪本成还是我记忆里年轻的样子。

我和洪本成都是陕西安康人，1980年底我俩一起入伍，来到原北疆军区某边防连。当时的边防条件不比现在，用水用电非常不方便。水储存在蓄水池里，要靠发电机来抽。发电机一坏，不仅影响日常用电，全连都喝不上水。

入秋后的戈壁滩，烈日依旧炙烤大地，热浪袭人。1982年9月的一天，连队发电机突然出现故障。担任油机员的洪本成迅速投入抢修，在高温中连续工作，因劳累过度晕倒在蓄水池边。等战友们发现，紧急将他送往市里的医院救治，医护人员竭尽所能仍没能挽回他的生命。

洪本成牺牲后，单位组织官兵整理学习他的事迹，许多我们以前不了解的故事浮出水面：洪本成还在上高中时，就救过落水儿童；有战友生病了，他主动到炊事班帮忙做午饭……

那年底，洪本成被迫认为共产党员。第二年，原北疆军区为他追记了一等功。

洪本成的牺牲，让全连官兵都很悲痛，但我们明白，最悲痛的是他的父母。战友们经常给洪本成的父母写信，在信里汇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分享部队里的点滴故事，就像在给自己的父母写信一样。我们想让洪本成的父母知道，虽然亲生儿子离开了他们，但我们都是他们的“儿子”。

1985年，我当兵后第一次休假，特意去看望了洪本成的父母。当时农村交通不便，去洪本成家路上，有一段十几公里的泥巴路，我足足走了3个多小时。见到洪本成的父母时，他们正忙地里插秧。当他们扭过头来，看到身穿军装的我，听到我说“我代本成来看望你们”的时候，那吃惊的表情和之后露出的笑容，让我至今难忘。

那次休假时间不长，但我在洪本成家待了1个星期，每天帮他的父母干农活。我的父母很理解，我也没觉得辛苦。对我而言，从得知洪本成牺牲那一刻起，他的父母就是我的“父母”了。

后来有一年，家乡下暴雨，无情的洪水冲垮了洪本成家的老屋，把和他有关的照片、奖状、信件等都卷走了。

得知情况后，我心急如焚。在单位领导的支持下，我向战友们收集他们手中关于洪本成的照片和资料。大家翻箱倒柜，尽力寻找和洪本成有关的物件，由我在休假时转交给他的父母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我和洪本成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。1987年，我和洪本成的妹妹洪本琴喜结连理，真正和他们一家成了亲人。过去这些年，我一直尽己所能，照顾好岳父母。每年清明时节，我都和妻子一起，去烈士陵园看望洪本成。我相信，如果他泉下有知，会感到欣慰的。

（王艺锐整理）

上图为：兼任连队报务员的洪本成在发稿。

作者供图

我的战友，我的亲人

■谢代庆



兼任连队报务员的洪本成在发稿。

作者供图

最冷的拂晓

■解良

曾在军旅

1976年底的一个拂晓，我们几百名新兵拥出闷罐车，下饺子般“沸腾”在月光下。“咣当咣当”坐了几日夜闷罐车，大家疲倦困顿，突然置身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中，仿佛从头到脚淋了一个冷水浴，一下子全懵了。

海拉尔真冷！这种冷我从未体验过。月光上，“嘶嘶哈哈”声、跺脚声与整队点名声交织在一起。不一会儿，大家列队走出海拉尔火车站，沿着大街前行。城市稀疏的灯火，宛若天边晨星。

我们头戴没有帽檐的棉军帽，身穿棉大衣，手戴棉手套，脚踩大头鞋，浑身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只有一张脸露在外面。寒风“削”过凸起的鼻子，像针扎似的；冷冽的空气钻进鼻孔，一下子被吸到肺里，透心的凉——海拉尔用刺骨的严寒告诉我们这些从辽宁入伍的新兵，真正的北国在这里。

拂晓的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，行进的新兵们眉眼结霜，嘴和鼻孔喷出一条条长长的白色气浪，弥散在大街上。一次次呼吸，冷气套热气，我们的棉帽很快结上厚厚一层“雾凇”。天渐渐透亮，几抹红云牵着曙光出现在封冻的伊敏河东岸，被誉为“草原之都”的海拉尔终于露出它的模样。

厚厚的积雪覆盖在沿街一座座房子上，让房子戴上“白绒帽”，屋檐下挂着许多冰凌。队伍在一家牧民旅店前停了下来。进入旅店，浓重的红砖茶、奶茶和牛羊肉味儿扑鼻而来，让我第一次嗅到草原的气息。我们将要前往的营区位于满洲里，距离海拉尔不算太远，也在大草原上。看到拴在旅店院子里的马匹和身穿蒙古袍的牧民，我感到自己离营区越来越近。

“去年来海拉尔时，为什么会有那种跃跃欲试、挑战严寒的冲动？”我问自己。在提出问题的那一刻，我心中其实已经有了答案。那是一名新兵迫切想要将自己融入祖国边关的本能反应。像一名准备起跑的运动员，我在那个拂晓听到发令枪响，蹬地起跑，突破了对抗严寒的第一关。

“和你们差不多大的时候，我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儿童团，并担任儿童团团长。收集和传递情报之余，我们经常去政工队学唱抗日歌曲。每次唱起这首《松花江上》，总是热泪盈眶……”崔协祥讲得很动情，孩子们听得很认真，不时与崔爷爷交流。

看到崔协祥胸前挂着的一枚军功章，围在他身边的一个孩子伸手轻轻摸了摸：“崔爷爷，您能给我们讲讲它的故事吗？”为了让孩子们看得更仔细，崔协祥慢慢把军功章取下来，随即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立功时获得的。1948年冬天，我在部队担任战地测绘员，负责绘制军用地图。部队转战多地，我和测量队的战友们夜以继日测量、绘图，为上级指挥作战提供保障。那时天气很冷，每次外出作业，我们的手都冻得通红，甚至红肿化脓。但我们不怕吃苦，克服困难坚持完成任务。”因为在工

建研讨会，为拟制少年军校建设方案提出很多“金点子”。

后来，鑫园中心小学成立“英雄中队”，崔协祥受邀担任中队校外辅导员。给孩子们讲革命传统，教他们唱红歌……崔协祥怀着满满的热情，风雨无阻投入这项工作，在孩子们心里播下爱国爱党的种子。

随着年龄增大，崔协祥受旧疾影响，不得不坐上轮椅。此后，虽然到学校与孩子们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少了，但他依然坚持和学校老师沟通，及时了解孩子们的思想情况，还资助有需要的孩子。

近年来，鑫园中心小学先后获评“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”“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”。学校军事文化长廊上，贴满孩子们绘制的画作。将画作串联起来的，是崔协祥与一届届“英雄中队”孩子们的合影。照片上，崔协祥的发色逐渐由灰白变为花白，记录着岁月变迁，也见证着一位老兵大手拉小手、为孩子们成长护航的炽热真心。

奋斗新时代 建功新战场

他们是从乌蒙山腹地走出来的一群兵。

从小生活在贵州省海拔最高的县——平均海拔2200米的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，让他们的身体素质格外出众；听着乌蒙山回旋战、“红军赔粮”等红色故事长大，他们在孩提时代便向往军营。

来到部队，因为有理想、敢担当、肯吃苦，他们赢得一个广受赞誉的名字——“威宁兵”。2018年以来，威宁籍官兵累计有776人次立功。

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。当“当兵”成为生命中的历史，当一朝挥别军营，他们的人生将何去何从？

春日威宁之行，让笔者深切感到，从火热军营回到巍巍乌蒙，“威宁兵”的精彩故事，仍在上演……

面对家乡的孩子，他说——

“最灿烂的青春，应该投身军营”

窗外的风忽然变大，雨势却逐渐减弱。汽车穿过热闹的集镇，沿着盘山路一直开到村口。

细雨中，“黔东先锋朝阳寨”7个大字金光熠熠。截至2024年，威宁双龙镇凉山社区朝阳寨，一个仅有40余户人家的小村落，先后有21人参军入伍，15人次立功，88人次受到各类表彰，成为远近闻名的“功臣村”。2024年，包括该村立功军人在内的“威宁兵”立功群体，被贵州省军区表彰为“黔东先锋”。

与村里多位退役军人相约在村口见面，身穿老式军装的姬田文，在人群中格外打眼。今年61岁的姬田文，是从这里走出的第一个兵。

44年前的一个夜晚，也是下着这样的小雨。姬田文参军离家前夜，家中客人不断。有人送来1斤面条，有人送来10个鸡蛋，还有人拎来一桶米酒，要和姬田文的父亲一醉方休。

“田文是咱村第一个当兵的，给咱村争光了……”那一晚，热情的乡亲在姬田文家待到午夜才渐渐散去；那一晚，这个

老兵崔协祥多年致力于开展国防教育、弘扬革命传统——



老兵崔协祥多年致力于开展国防教育、弘扬革命传统——

大手拉小手 红心护未来

■陶演

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……”前不久，在江苏省无锡市鑫园中心小学举办的一场红色宣讲活动中，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96岁老兵崔协祥坐在轮椅上，为孩子们唱起红色歌曲，讲起革命故事。

“和你们差不多大的时候，我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儿童团，并担任儿童团团长。收集和传递情报之余，我们经常去政工队学唱抗日歌曲。每次唱起这首《松花江上》，总是热泪盈眶……”崔协祥讲得很动情，孩子们听得很认真，不时与崔爷爷交流。

看到崔协祥胸前挂着的一枚军功章，围在他身边的一个孩子伸手轻轻摸了摸：“崔爷爷，您能给我们讲讲它的故事吗？”为了让孩子们看得更仔细，崔协祥慢慢把军功章取下来，随即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立功时获得的。1948年冬天，我在部队担任战地测绘员，负责绘制军用地图。部队转战多地，我和测量队的战友们夜以继日测量、绘图，为上级指挥作战提供保障。那时天气很冷，每次外出作业，我们的手都冻得通红，甚至红肿化脓。但我们不怕吃苦，克服困难坚持完成任务。”因为在工

建研讨会，为拟制少年军校建设方案提出很多“金点子”。

后来，鑫园中心小学成立“英雄中队”，崔协祥受邀担任中队校外辅导员。给孩子们讲革命传统，教他们唱红歌……崔协祥怀着满满的热情，风雨无阻投入这项工作，在孩子们心里播下爱国爱党的种子。

随着年龄增大，崔协祥受旧疾影响，不得不坐上轮椅。此后，虽然到学校与孩子们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少了，但他依然坚持和学校老师沟通，及时了解孩子们的思想情况，还资助有需要的孩子。

近年来，鑫园中心小学先后获评“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”“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”。学校军事文化长廊上，贴满孩子们绘制的画作。将画作串联起来的，是崔协祥与一届届“英雄中队”孩子们的合影。照片上，崔协祥的发色逐渐由灰白变为花白，记录着岁月变迁，也见证着一位老兵大手拉小手、为孩子们成长护航的炽热真心。